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第四十三回 蔣平見鐵車套實話 展昭遇黑影暗追賊

詩曰：揮金買笑逞豪英，自愧當年欠老成。
脂粉兩般迷眼藥，笙歌一派敗家聲。
風吹柳絮狂心性，鏡裡桃花假面情。
識破這條真線索，等閒趨倒戲兒棚。

且說雷英道：「王爺知道君山降了大宋，可不知是真是假。王爺以防不測，派我上長沙府郭家營，聘請雙鍾將郭宗德。」蔣爺暗忖：「君山信，還是王爺知道了。」雷英說：「我到那院裡，少時過來。」當時別了蔣爺出去了。蔣爺明知道是上東院裡去了。蔣爺搭訕著，東瞧西看，出了屋子，看見雷英過去將銅八楞琵琶一擰，雙門自開，躡將進來。蔣爺隨後跟來，暗道：「院內必有埋伏，不然自己的院子，何用連躡帶逛？」蔣爺看的明白。東院裡地腳甚矮，門內用磚砌起高台，門雖無有門檻，與門下面一般高，東西卻有五層台階。見雷英越身登在三路磚上，並不從東面台階下去，直奔正北，縱身腳站實地。蔣爺想定：「他走那裡，我跟在那裡，不錯腳印，萬無一失。」

蔣爺也就縱在三路磚上。往北下去，東西一段長牆，有四扇屏風門，五層台階。雷英走的一三五，不走正門，把西邊屏風推開，進了裡院。蔣爺也照舊跟隨進了。西邊屏風裡院，當中雖有甬路，雷英卻走土地。蔣爺知是花園，並無山石花草。當地一個大玻璃亭子，正北有座房子，是明三暗五，也是五層台階。就由地下往上一躡，不走當中的隔扇，從西邊的隔扇躡將進去。蔣爺照樣上來，往東一歪身，把窗櫺紙用手指戳了一個月牙口，往裡偷看，有個後虎座，東邊放著個單簾，西邊落地墨花牙子，雕刻冰乍梅的花朵，當中放一張桌子。桌子上擺列著兩三套鉢盂淨水，黃紙筆筆，一個量天尺，珍珠算盤，一個天地盤擺在當中。有一張硬木羅圈椅，坐定一人，不問而知就是彭啟光。穿著一件古銅色的袍服，盤膝而坐。光頭挽髮，別簪未戴帽，頭如雪，鬢如霜，面似少年，其內養可稱得起返老還童的。滿部的銀鬚，閉目合睛，吸氣養神。蔣爺一瞅，就透著有些古怪。

雷英一跪，上邊說話是南方的口音，說：「吾兒起來，不在王府，幹什麼來了？」雷英說：「王爺派我上長沙府，聘請郭宗德。風聞著君山降了大宋，不知是真是假，請你老人家占算占算。果然是真，好作準備，也就不給他們供糧供餉了。如果要假，淨是一派訛言，亦未可知。」彭啟說：「這有何難？」隨即拿過憲書來一看，把天地盤一轉：「哎喲！不好！」又把天地盤一轉：「哎喲！哎喲！」連說「不好」，問雷英：「你把什麼人帶進來了？」雷英說：「就是孩兒一人進來。」說：「不能。外面有人，出去看了。」把蔣爺嚇的毛悚然，必有些妖術邪法，跑罷，不好；不走罷，不好。總是不走為是。

雷英出來，萬不信外頭有人，這院內沒人敢來。蔣爺過去要推隔扇，雷英說：「恩公打那裡來？」回答說：「游花園來了。」雷英說：「這不是花園，你怎麼會走的這裡來了呢？」蔣爺說：「我拿腿走的這裡來的。」雷英說：「萬幸！萬幸！你真是好人就活了，不然輕者帶傷，重者得死。」蔣爺一聽，故裝渾身亂抖，顏色改變，說：「這還了得？你得救我！」雷英說：「打這頭一層台階，你跳在底下去。」蔣爺說：「我跳不了那麼遠，我一蹬一蹬的下罷。」雷英說：「不行，那就摔死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就那麼上來的。」雷英說：「不能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抱下我去罷。」雷英攙著一躡，奔到土地，說：「恩公別動；若動，死了我可不管。等我回來，再帶你出去。」蔣爺就在那裡蹲著。

雷英回到屋中，蔣爺復又上來，外面聽著說些什麼。彭啟問：「外面有人沒有？」

雷英說：「是蔣恩公。」又問：「蔣恩公是誰？」雷英說：「丹江口救過我天倫，此人叫似水。」彭啟把天地盤子一推，說：「唔呀！他是水，我是火；他人旺相，我本人休咎，我受他人克制。我問你，是他近，是我近？要是他近，我早了的趨吉避凶；若是我近，把他生辰八字拿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雷英一聽，連連點頭說：「義父請放寬心，出去即將他生辰八字誦來。」說畢出去。蔣四爺聽真，暗自心中忖度：「好利害！如若誑了我的生辰八字，準死無疑。」仍又回在土地上蹲著。

雷英出來，同著蔣爺撲奔正南，到了屏風門，蔣爺要奔甬路，被雷英一把揪住說：「走不得！」同蔣爺上高台。蔣爺裝著戰戰兢兢。雷英心中納悶：「這麼個不要緊的人，我義父值得要他性命？」說：「恩公走這個台階，要走一三五，二層和四層走不得。」

其實蔣爺心中早暗暗記住。蔣爺說：「我來的時節一蹬一蹬的走的，那有那麼長腿哪。」

雷英說：「恩公記錯了，除非這麼來不成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害怕。」雷英說：「還是我攙著你，跟西邊小門裡，離門還有三路磚就不著走了，由此處得一下迸出門外。」

老雷振正在那裡尋找呢，遇見蔣爺說：「哎喲！我的恩公，你上那去來呀？」蔣爺說：「我游花園去來。」雷英說：「不好，恩公上東院我義父那去來。」雷振說：「可了不得！你怎麼上那院去？那院可去不得，你怎麼進去的？」蔣爺說：「我也不知道我怎麼進去的，糊糊塗塗的就去了。」雷振說：「請來喝酒罷。」蔣爺到屋中落坐。

雷英說：「恩公自己少待，請我天倫說句話。」蔣爺明知是為生辰八字。「他若問我，明是六月內，我也說是臘月內；明是□五，我也說是初一。」自己縱身在窗櫺裡頭，窺聽他們說些什麼。雷英就將他義父的言語，告訴他天倫一遍。雷振說：「不用去誑，我記得，連時辰我都知道，是六月二□三正子時。」蔣爺先前很有些害怕，難道說還說出生日來？他怎麼記的？而後來一聽，暗笑：「這個老頭子替我撒謊。」雷英一怔，說：「這不是你老人家生辰八字嗎？」雷振說：「可不是我的？要人家的不能。世間上恩將恩報，沒有恩將仇報的。只可拿著我的生辰八字，先把我害了，我一死全不管。」雷英說：「我怎麼回覆我義父哪？」雷振說：「兩全齊美，此事落個三全齊美。」雷英問：「怎麼？」雷振說：「你打這上長沙府，我說王爺派人來催逼走了，不許在家停留，我的也省下了。我多活二年，同恩公明天我們在家裡住都不住，我們就開藥鋪去了。」雷英依計而行，說：「我也不上裡頭見恩公去了。」

雷振到了屋中，仍然落坐吃酒。蔣爺就要套他的實話了：「你才說那是個小花園，我才進去，敢情這麼險哪！」雷振說：「那麼險？看怎麼險了。若錯過好人，有五個也死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到底打聽打聽怎麼險。」雷振說：「錯非你老人家，怎麼我也不肯說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告訴我怕什麼呢？」

雷振說：「這就是剛才提咱們小子的乾老兒，他在那居住，一院子淨埋伏。就拿一進門說，他共總四路方磚，就是台階要登著。打牆門頭一塊方磚，雙門一閉，雙門內出來的牛刀尖刀，『撲』的一下，正紮在人的身上，連划帶紮，焉能有命在？登在二路磚，打牆頭裡出弩箭，正中後脊背。這種箭毒藥喂過，中上就死。非登三路磚，才是好地。對面就是台階，可登不得，乃是一個木頭作成，有鐵軸活穿釘，一登就翻過，底下是大坑，坑中有刀，刀尖衝上。必得要由正北跳在土地上，奔正北屏風門台階，得走一三五；若要登著四層兒，三層上就出來弩箭；若要登二層兒，頭層必定出來弩箭，中在腿腕子，都是毒藥喂過，釘上就不了；若奔屏風門走正門，淨是透甲錘迎面射來。或走東，或走西，進裡面必須要由土道，可別走甬路。走到正北五層台階，由末層往上一躡，那三層是翻板。若由當中隔扇進去，盡是方磚，頭一路磚，上面橫著掉下一個大鐵梁來；二路磚，由東屋簾子裡頭，進來一個大鍾馗，拿寶劍亂砍；東屋裡一進簾子，除了鍾馗，那個地方全是大坑，後虎座木牀上一坐，就教鐵叉子叉住，落地罩上淨弩箭。往西屋去，他睡覺的牀。在北面西屋裡頭，是方磚，當中夾著一溜條磚，往西屋裡去必得由條磚上走。走在牀前，又是三路方磚，登在三路上，從棚上掉下一個大圓鉛餅來，把人打個肉餅子一般。若登在二路磚上，牀帷子裡頭出來全是長槍，三指寬，鴨子嘴的槍頭。要到頭一路磚，那就盡挨著牀了。牀面子當中出來半掙車輪相似，上頭都有鱷魚頭的刀頭，正在人下頭，滴溜一轉，性命休

矣。」

蔣爺說：「你別說了，他睡覺不睡覺？」雷振說：「睡覺。」蔣爺說：「睡覺他得上牀去，他不受了消息了麼？」雷振說：「不能。他未曾進屋的時節，也靠著北邊落地罩。底下有個銅環子，他一擰銅環子，卸個消息，就打牀上下來一個木台階，正落在三路頭裡。這台階是一層一層的木板銀釘，如咬出來。一層一層台階，往起一拉，就是一羅板子。他上的牀來，拉起板子，放下一個大銅罩子，把他罩在當中。」蔣爺說：「這為什麼？」說：「他總怕有人進去殺他，弩箭亂發。有這罩子罩著他，弩箭射不進去，罩子這個樣式，全是拿銅絲擰出來，小燈籠錦，故此弩箭射不進去。」蔣爺說：「就完了罷？」雷振說：「還有哪！倘若人家把罩子撬開，牆上有塊鐵，他往鐵板上一歪，就進牆裡頭進去。牆是夾壁牆，倒下台階，復又上來，也是梯子一樣。後院有眼大井相似，上有木頭蓋，打外開不開。」蔣爺說：「幹什麼要這些東西？」雷振說：「著哇！你我不作虧心事，也不怕；他老怕有人殺他，故此設下這些消息。他老怕死，早晚就吃半茶碗粳米飯，半碗白水。他說吃這個就成了，我說就死了。」蔣爺聽了告辭，定下回去算帳，晚晌還來。

雷振送出。

蔣爺回廟，來到南院，見了大眾，將前言細說一遍。智爺說：「四哥出主意，怎麼辦呢？」蔣爺就在展爺耳邊說了一套話。展爺收了自己的東西，辭別了和尚，出廟撲奔上院衙而來。直到裡邊見了大人的從人，問了大人的事情。吃了晚飯，晚間出門小便，見一條黑影一晃，展爺趕下來了。趕的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